

# 迷惘

世界之窗文丛

罗伯特·谢尔顿



世界之窗文丛

# 迷 惘

罗伯特·谢尔顿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 薛惠文

装帧设计 盛 祥

世界之窗文丛

迷 惘

罗伯特·谢尔顿 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新华书店发行 武穴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字

1995 年 11 月 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

ISBN 7—80615—194—x/I·41

总定价:41.40 元(共三册)

## 内 容 介 绍

时间是伟人，她使丑小鸭变成了天鹅。

美丽的少女象天鹅，她靓丽、孤傲、迷惘。

有这样一双美丽的姐妹，出身名门望族，是大法官的一对掌上明珠，又值豆蔻年华，格外招人喜爱，一幅可人的俏丽样。姐姐傅雪丽聪慧颖悟、风华美貌、绝代佳人，她与意大利王子艾山卓的热恋和婚礼，轰动了社交圈，成为上流社会的一樁美谈。妹妹琳茜还是没长成天鹅的丑小鸭，同姐姐相比黯然失色……。

艾山卓的贵族身份和王子风采，迷倒了许多少女，也迷倒了初入少女情怀的小姨子琳茜。他被看作是白马王子，可亲的大哥，被尊敬的富有姐夫。然而人面兽心的艾山卓却强暴了这迷途的少女，她从此陷入了一片迷惘……。

时光流逝，丑小鸭转眼变成了美丽的天鹅。琳茜以美艳亮丽成为时装界的超级模级儿，一朵辉映夺目的鲜花。

昔日的阴影象恶梦一样缠绕着她，面对人生旅途，她孤

独迷惘，陷入了自我困境，她必须面对困境，面对自我，面对未来……。

## 序幕

现代 纽约

警报声十分刺耳，不断地钻入她的脑海里。她痛恨这种声音。她想逃离，却不能动。有人在用力捏她的手，她突然感觉到他的指头粗粗的、暖暖的。有个男子正轻柔地跟她说说话，说个不停，就像警报声一样，她想叫他安静，却说不出话来。起初她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渐渐地她发现他一直在重复一些话，于是她开始注意听。

“你知道你是谁吗？”

她睁开两眼；不，只睁开左眼，她的右眼不能动。很奇怪，但是就是这样。他离她很近，很年轻，唇上有稀稀疏疏的胡子。他的眼睛很蓝，耳朵很大；她想他大概是爱尔兰人。接着她发现自己呼吸困难。

她喘气时痛彻肺腑，但是却只有痛，没有吸到气。

“没关系，我知道你现在有困难，只要轻轻地呼吸。不，不，不要慌，轻轻吸。对，就是这样。我想你大概是气胸，所以我们给你戴氧气罩。只要轻轻地慢慢地呼吸，好，现在你知道你是谁吗？”

虽然轻轻吸，但是还是很难，痛得不得了。她吸到气了，但是痛得快发疯了。他又问她是谁。真蠢！她就是她呀！除了呼吸困难和痛以外，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知道自己的名字吗？请告诉我。你是谁？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她想叫他安静。“我是琳茜”。天啊！痛死了，她真想大叫，却叫不出来。

她抽抽搭搭地哭，这个男子立刻用低沉的声音说：“轻轻吸气就好，不要做其他的事，懂我的意思吗？戴氧气罩是帮助你呼吸，不要摘下来。你大概是气胸，所以会那么痛。不过你得保持清醒，好吗？”

他又再重复刚才的话，难道他认为她很笨？

“我知道你痛，支持一下，我们快到医院了。别担心，只要轻轻呼吸就好。很高兴见到你，琳茜，我是基尼。躺着不要动，我们很快就到医院了。”

“发生了什么事？”她竟连讲话都很痛。

“有爆炸事件，你被碎片击中。”

“我会死吗……气胸？”

“不，不，不会，你很好，我保证。”

“泰勒，请打电话给泰勒。”

“好，我会，我保证。不要动，我给你吊了点滴，我们不希望你拔掉，只要轻轻吸气就好。”

“好多人在尖叫。”

“没有其他人受伤，不过大家都吓坏了。爆炸的时候，你正好站在假缆车的下面。再告诉我一遍，你是谁？”

“我在那儿因为我是伊甸。”

他皱皱眉，不过她没看到。她把头别开，还在痛，她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不能呼吸是什么样子。

“她怎么样，基尼？”

“她还好，我祈祷她还好。痛得很厉害，不过我看她还在撑着。”他跟司机说完，回头对她说：“很抱歉，伊甸，我们现在不能为你止痛，外伤小组要先为你检查，只要撑下去就好。你痛得厉害就用力捏我的手，快到了，快到了。”基尼在想泰勒不知是不是她丈夫。老天！他要是看到他的妻子一定会吓一大跳。她是模特儿，如今右半脸血肉模糊。他紧握着她的手。欧基尼希望她一切平安，他真心如此。

她放松了，伤痛渐渐褪了回去……她现在是用心灵在呼吸，轻轻的，缓缓的动。她的胸部像有一团火在燃烧，氧气罩发出奇怪的咻咻声，痛得不得了。慢慢地她退回黑甜乡，她觉得自己愈来愈远，直到那片甜美的漆黑解除了她的痛楚。她让回忆淹没自己，她看到那位记者甘宝拉的脸，她看到她在葬礼上，听到她说的话，以及她对祖母是如何的抱歉。

她越沉越深，记忆牵扯着她，只有痛苦的牵扯。她看到那个可怜的女孩，毫无自信，又高又瘦又笨拙；膝、肘到处都充满着骨头，却兜拢不起来，无所归属。她真希望有所归属，以解除痛苦，但是却找不到，始终找不到。

## 第一章

一九八一年七月 婚礼

甘宝拉锁上她银色 BMW 的车门。沿着格兰街步行穿过两个路口，来到古老的圣玛丽大教堂。它是由一九二一年大地震的遗迹，当时只有轻微的损伤，值得骄傲的是它虽经旧金山多次大火而毫发未伤。宝拉喜欢这座教堂，它是一九五三年旧金山第一位红衣主教阿拉曼手创。她也喜欢旧金山，包括七月的天气，今天是典型的旧金山天——华氏六十多度，东一块西一块的雾，不知会不会散，永远没有人知道，虽然他们说他们知道。宝拉笑着想到，如果新娘子对天气不满意，那么保证一点钟的时候太阳一定会灿烂起来。傅雪丽抓着了这世界的尾巴，她有能力呼风唤雨。

这次是她期盼已久的少数婚礼之一。一整个夏天，周六和周日她都在参加婚礼。啊！但这次一定是本年度最盛大的一次。傅洛斯法官光彩夺目的女儿，也就是他那位富有的第二任太太傅珍娜的继女，将嫁给有钱的意大利王子艾山卓。宝拉还记得高爱波在纪事报里有关订婚典礼的描述，她真希望六个月前自己也能躬逢其盛……完美的傅雪丽，哈佛法学院毕业，全国荣誉学生会会员，H·K·H 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约律师，将要嫁给一位来自米兰的完美王子！她将变成王妃兼律师，而且会有钱得令普通人吐血……对，宝拉想着，这就是我要写的，全是真的，而且真得令人受不了。

宝拉急着要看雪丽的结婚礼服，它是罗马布莱利的作

品，据说花了傅法官整整两万伍千美元。不过对这位到处留情的法官而言，那是小儿科。

宝拉挑了一位最英俊的伴郎——外表和礼仪都无懈可击的法国人——领她进圣玛丽教堂，并把她安置在新娘这一边的座位。新郎那一边人不多，由于他们得从意大利来，因此只有近亲参加。有一位七十多岁颀长的绅士，是新郎的外公，模样活脱脱是文艺复兴时代画中的贵族。他的旁边是王子的母亲，和老绅士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看得出他们虽有可观的财富，却是谨慎而保守的使用着。母亲旁边坐着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子，是新郎的妹妹，她就一点也没有贵族的样子。像是个被迫穿上高雅服饰的妓女，衣服好像不是她的。她闷闷不乐，漆黑的眼睛有怒意，她到底在生什么气？旧金山多的是正点的男子，如果她想知道，宝拉倒很乐意指点她。

宝拉静静地从薄薄的皮面笔记本中抽出她的艾顿金笔，构思周日晨报的专栏内容。她瑟缩了一下，懊恼地抬头看。她去过的每一间教堂夏天有雾的时候都又湿又冷，令她的指头僵硬。她患了雷诺症候群，气温一变化，手指就冷得发青。当四个伴娘穿着发给她们丑得不得了的廉价礼服出现在走道的拱门时，宝拉已经写了几分钟。时间像蜗牛一样地爬。突然间空气像充了电似的，一切活动开始。风琴弹出“结婚进行曲”（可见雪丽仍是传统派的），暗示新娘进场。大家都起立转身望着。宝拉第一眼看到的是傅家的大家长傅凯诗，她是一位七十六岁很有气派的老妇人。认识的人都说她看起来像六十岁，不过对宝拉而言意义是一样的。

宝拉迅速地写着，法官的第二任太太珍娜女士穿着一

袭浅粉红色新款丝袍，她好像胖了。服装设计是想尽量缩小她的尺寸，但是显然效果不错。珍娜看起来比四十一岁老，深色的头发夹杂银丝，实在很丑！喔，不过她高高的颧骨和下巴微抬的特别角度可以看出她的教养。

然后是珍娜的女儿琳茜，站在母亲旁边，高得像根绳子，十五、六岁吧，长得太快，一副瘦骨嶙峋、空荡荡的样子。她的头发卷卷的，好像喷过水再用力拉直。她脸色苍白，嘴巴太大。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她的眼睛蓝得很野，这几乎被她平庸的外表给掩盖了。嗯，这孩子的眼睛得自她老爸的真传，她老爸那双深邃的迷死人的眼睛可以勾引十六到六十岁的女人。

向来很有效率的宝拉立刻将注意力移到雪丽身上。雪丽正挽着父亲慢慢的走，她淡褐色的眼珠兴奋得闪闪发光，她的光辉盖过了教堂里所有的人。宝拉和大家一样屏息观看。如果旧金山真有童话中的公主，那么大概就是她吧。就身材而言，王子再也找不到比她更棒的女人了。雪丽丰胸、纤腰、长腿，且与一般红发的女人不同的是，她肤如凝脂，一颗雀斑也没有，大概连雀斑都不敢破坏这种完美吧。她看起来健康、非常细致而且高雅。很有品味。她的长发在头顶盘成一个髻，两鬓垂着卷卷的发丝。她的结婚礼服简单得无法形容——全是蕾丝，没有打褶、没有低凹的领口，也没有胸架来凸显她的乳房。礼服的袖子和上半身完全合身，还有宝拉所见过最长的拖纱。这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不过却不同凡响。真的是完美无瑕。她没有戴面纱，应该会显得寒酸，却又一点也不。

宝拉记载的纯粹是印象，因为珍娜女士的秘书会发新

闻稿详述礼服。然后她转向法官。傅洛斯是个潇洒的魔鬼，他留着和王子外公一样的贵族胡子，只不过他还不满五十岁。众所周知，他现在依然像三十岁时一样热情如火，对于自己要的东西向来毫不犹豫，不管有妻子或没有妻子。两个月前他才抛弃了一个情妇，她是个与雪丽年轻相仿的服装摄影师，曾为珍娜和琳茜拍照。据说现在他又开始四处猎艳了。

宝拉想起该看着王子，她的笔准备好，要记载新娘抵达那一刹那他的表情。他的表情毫无变化，依然冷静有礼；多奇怪，宝拉想着，他那拉丁男子特有的水汪汪的深色眼珠在宝拉看来非常呆板。他望着雪丽从走道过来时，眼中竟然没有丝毫激动的光采。老天，他真是英俊，凭直觉宝拉知道他这种人很会讨女人欢心。她也知道，他这种人一辈子都会努力维持身材。要是他有了啤酒肚，那可真悲惨。奇怪，他看着雪丽时，何以没有中奖的喜悦呢？傅雪丽是一个大奖，不仅才貌双全，而且有钱——有一个信托基金，傅老太太死后，可以预期会有更多更多的钱。当然啦，他自己家族也很有钱，甚至可能比傅家更有钱。不过，还是很奇怪，他竟然没有一丝得意、兴奋或别的什么表情？

当洛斯将女儿的手交给新郎时，傅珍娜笑盈盈地望着丈夫。他亲亲女儿的面颊，拍拍她的下巴；当他从容坐到珍娜身旁时，依然面带微笑。

“她真是不得了！”他说着，眼里只有女儿。

“她就是你。”珍娜说。

“对，她是我的再版，聪明、美丽，而且嫁给一个正合我理想的男子。她的生活将完美无缺，正如我的计划。”

“好得意啊！但愿如此，不过不可能的。这点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等着看大过小错，痛苦与沮丧接踵而来，你等着吧，洛斯。”

“你像个酸溜溜的老太婆。雪丽不会遭到任何不幸。你完全错了，看着吧。她全身上下就跟我一样是完美的。”

珍娜听出他话中轻视之意，登时全身僵直，不发一言。

洛斯再度含笑。特地从芝加哥请来的白可迪主教是傅家多年的老朋友。他声如宏钟，响彻整座教堂，连最挑剔的人都会被他的声音软化。王子提出希望结婚时举行天主教仪式，洛斯并未反对。洛斯心满意足地看着雪丽，认为这壮观的典礼、华美的服饰、雅致的主教和仆役实在是他掌上明珠的最佳配角。在极其现代化的圣玛丽教堂举行仪式的确远胜于简单的长老会仪式。

珍娜盯着她的继女，听着她清晰甜美的声音道出对王子的誓辞。她对自己很有把握，自负而且自信。她一向如此，即使是新妈妈第一次踏进傅家大门时，也不例外。雪丽当时才六岁，她抬头仰望珍娜，笑嘻嘻地用只有珍娜才听得见的声音轻轻地说：“你取代不了我母亲，你取代不了任何人，我会设法办到。”

看到王子将艾家的结婚戒指套在雪丽的手指时，珍娜笑了：你终于要远远的离开我了，你这祸害千年的臭女人。

傅琳茜可以感觉自己身体在成长，特别是腿。长的时候，会痛、会抽筋。不常穿的裤袜令她更难受，低跟便鞋使她脚趾发痛。她在硬硬的木板长椅上躁动不安，想要使自己舒服一点。母亲责备地看了她一眼，她静了下来。她到底会长多高？她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婚礼上，其实她是全神注意王

子。

“艾山卓，你愿意娶傅雪丽这个女子为妻吗？”

琳茜望着母亲的侧脸，看到她含着满意的微笑。她不知道她在想什么。王子再重复誓辞时，她又看着他。她并不想这么做，却忍不住。八个月前雪丽第一次将他在科西嘉岛游艇上拍的相片寄回家时，琳茜便爱死他了。他一身雪白，黑色头发，深色眼珠，黝黑的皮肤使他看起来像是扮成天使的魔鬼。夜里躺在床上，她幻想他将她绑架，带到游艇上，驶得远远的。对她唱歌，诉说他多么爱她，喂她吃葡萄和甜瓜。上周他和雪丽抵达时，琳茜看到他比照片更英俊。她不像她的朋友看到他时那样咯咯傻笑或骨碌碌转动眼珠。不，她是惊呆了，他一靠近她就后退。看到他本人，她实在无法想像他会爱自己，对自己唱情歌或喂自己吃东西。他是遥不可及的神。

奇怪的是他对她从来不像对她的朋友一样，带着纵容好玩的笑容。他只是对她点点头，表情严肃，笑都不笑。他通常在她旁边都很安静。琳茜知道他很英俊，是一个真正适合公主的王子。不过令她冷汗直流、张口结舌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眩人的外貌。每次他跟她说话时，他总是放低声音，非常和善温柔，仿佛她对他意义重大，仿佛他不知道她是个几乎跟他一样高且正处尴尬年龄的女孩。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她笨拙的举止，很可能是她没有重要到值得注意。毕竟她只是个孩子，又蠢又笨，卷发丑得要命，而他要娶的是美丽的雪丽，雪丽完美的身体里不会有一丝劣根性的。啊，最近雪丽似乎渐渐积累了许多不好的东西；不过琳茜打赌王子一定不会发现的。

王子以坚定低沉的语调,说着他对雪丽永远忠贞爱恋的誓辞。他的声音和主教的一样美。就算琳茜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他,他也不会要的。他有了雪丽,也就拥有了世界。

琳茜别开脸,眼泪往肚里吞。她好痛,膝盖格格响,痛得两腿不停移动。才十六岁她就觉得人生苦多乐少。她想着白马王子的美梦,觉得既愚蠢又荒唐,真是可怜。

“……至死不渝。”

教堂外的阳光十分耀眼。现在正是午后一点。甘宝拉对自己方才的预言竟然实现,不禁感叹地摇摇头。美好的婚礼,完美的计划,无缺点的执行。她打开BMW的顶篷,驱车前往位于太平洋街和贝利街转角的华宅。那里的宴会一定是本年度最豪华、盛大、高雅的餐会。

雪丽王妃,朋友早就这样叫她,正在华宅楼上卧房里顾影自怜。

她喜气洋洋,红光满面。一切事情都很完美,当然啦,她不许任何事情出差错,这有违她的本性。这就是她成为一流律师的原因。其实是她太漂亮了,以致对方的律师总是目不转睛盯着她,常常忘了自己的职责。如果碰到对方是女律师呢,她通常是想尽办法将她们赶尽杀绝,这些既可怜又平庸的母狗!

她对镜又上了一层护唇膏后,回过身来看看到琳茜笨手笨脚地走进来。她皱了皱眉。

“拜托!你挺胸好不好?像个驼背!你至少表情要像个少女呀,就像蛋糕上面要浇点糖粉什么的,对不对?”

琳茜用手遮住脸,接着才把过长的手臂放下来。她的手大而无当,关节又痛了。“对,你说得对。你真漂亮,雪丽。王

子要我问你是不是准备好要下去了，妈妈现在要切蛋糕。”

“珍娜可以等我准备好再切。这对她有好处，她太胖了，为了她的身材着想，她是最不该吃蛋糕的。”

琳茜坐立不安，她希望雪丽不要再讲了。可是她还是忍不住说了：“妈妈不太快乐，你是知道的。”

雪丽耸耸肩，轻轻地抚平腰上的一块蕾丝。“她要是再胖下去，父亲就会到处风流了。他跟我说和母牛做爱可不是愉快的事。”

琳茜立刻接口说：“我去跟他们说你马上下来。”

“对，你就这么说。哦，对了，琳茜，你对王子那种少女式的迷恋实在很好玩，至少刚开始我这么认为。王子说他觉得很尴尬，父亲要我对你说，这很可悲。你可以不要把这种小女儿的哀怨表现出来吗，亲爱的？”

琳茜逃离房间。

“你少说这种人尽皆知的谎言！”

“我哪里说了谎啦，珍娜夫人？你是一直很不要脸地在偷听喽？”

“你不必让她觉得那么窝囊。”珍娜说着走进房间。“她是好女孩，秉性纯良，你却一直要致她于死地。你看到你父亲这样做，对不对，你的行为根本没有自己的准则，对不对，雪丽？你这么做只是学你父亲，不管后果如何，不管谁会受到伤害。你总以为他是对的。嗯，这回他错了，他纯粹是恶毒，而你就像一部小影印机一样依样翻版。”

雪丽耸耸肩。“其实，我从来没骂过那个孩子，绝不比父亲骂得多。她很可怜，艾山卓也这么认为。就像父亲说的，她是花园里的杂草，粗大、古怪、丑陋。看到她在眼前，他真

难过。他打算把她送走，你知道吧。”

珍娜想掴她耳光，她在说谎。洛斯不会这样对她的女儿，他绝不会将她送走。他母亲会阻止他。她气得发抖。

“下来吧。切了那个血淋淋的蛋糕后赶快滚蛋！想到过了今天你就在八千哩外真令我高兴。”

“父亲一定很高兴过了今天就能跋涉八千哩来米兰看我。”